

遗失的

人性

李玮著 北京出版社



I247.5
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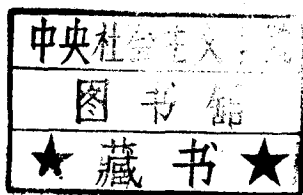
200090837

87000

遗失的人性

李瑞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DM 46/08
遗失的人性

作者：李 玮

出版：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发行：北京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63000 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印刷：北京市南华印刷厂

ISBN：7-200-02257-8/I·260

定价：7.20 元

序

我和李玮先生素昧平生，但在墨尔本旅居期间，时常从报端看到他的小说。由于留学生文学研究的需要，还专门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遗失的人性》，立刻为作者那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和幽默、冷峻的笔触所吸引，并在有关文章中提及。没想到这使我俩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并且有了这篇序文。

李玮，北京人，悉尼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他的名字在大陆读者中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澳洲华人文坛中声誉鹊起，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继在《大世界》上连载《遗失的人性》之后，他佳作不断，又在澳洲几大华人报纸之一的《华声报》上相继推出《蒋工记》、《国民意识》、《沉睡》等中、短篇小说，给澳洲留学生文坛增光添彩。

《遗失的人性》一反留学生文学中一味写“苦”或“成功”的传统，矛头直指“人性”这个主题，以高度典型而概括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牛津俱乐部赌场这个金钱世界的缩影，把一群世纪末流落异乡的中国人在金钱诱惑和铜臭熏染下的种种丑态和劣迹均作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刻划，在当代留澳学生作品中，堪称难能可贵。

DM46/08

全书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十五个人物，绝大多数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高材生，可没有一个不为金钱所俘虏，无一能逃脱被老虎机血盆大口所吞噬的厄运。人的劣根性加上金钱的诱惑，犹如火上添油，互为因果，导致不可救药的恶性循环：王亚南自杀，张国良发疯，王雅琴皈依宗教，徐江海破产潦倒，在这个可恶的世界里，人人都落得个可悲可叹的下场。

全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涉及男女性爱时的那种看破红尘之人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在对陈阿梅诸人的处理上，看得出作者的强烈褒贬，但其着笔诙谐而不下流，幽默而有分寸，时时透出机智和俏皮，闪现着理性的光辉。

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中没有一个可爱的角色，也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值得人们去同情、叹惜。但倘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人们也许就会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那是和鲁迅当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的痛心疾首：中国的一群优秀学人，一到海外，见了金钱，便如蝇逐臭，如蚊嗜血，沦丧至此，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为了了解这样一种生活和这样一群人，长篇小说《遗失的人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很值得一读。

欧阳昱 1993年8月于墨尔本

书中主要人物

徐江海 出国前为上海一家大医院主治医，到悉尼后迷恋赌博，为赌博不惜当清洁工，住车库，甚至和吴胖子勾结，合伙坑人。

刘冬冬 北京人，大个头，出国前是武警教官，玩老虎机中了一个大奖，以后越发收不住手，为了赌博可以不要女朋友。

吴建华 人称吴胖子，牛津俱乐部的“永久居民”，职业赌徒。

陈阿梅 广州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到悉尼后，因英文学校校长携款逃走，生活陷入困境，靠进行色情服务和到赌场中拉客生活。

王雅琴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一家中餐馆当女招待。

胡小明 上海一所大学电脑专业高材生，本想到澳洲办工作签证或技术移民，迫于环境压力，用电脑知识研究老虎机。

王亚南 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在澳读硕士

研究生,无限热爱老虎机。

张国良 福建泉州某县中学英文教师,笃信命运,靠算命赌博。

陈利人 上海待业青年,在澳洲赌场专为有钱的赌客服务。

张小姐 本是“唐山老塔儿”,貌不算美,可一心想嫁个“老外”。

悉尼，澳大利亚东部海岸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说她美丽，实在是因为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至于她的市政建设，则恰好和她的美丽形成一个对比……

乔治大街，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无数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坐落在街道的两旁。其中有年逾百岁的破旧楼房，也有脚手架尚未拆除的新建的大厦。

在这条街道的尽头，有一幢古老的大楼。陈旧的深红色的砖墙，罩着一层灰色的尘埃。为数不多的，层层排列着的老式窗户，让人感到格外沉闷……它是这样的古旧和不起眼儿，以至于陌生人从这里路过，如果不是因为它的招牌，永远也想不到走进它的大门。它，就是远近闻名的牛津俱乐部。

这是个综合性的俱乐部。像悉尼其它的俱乐部一样，有歌台、舞池、电影院、网球场、桌球室、游泳池和餐厅、酒吧间等等。凡是和娱乐有关的，这里面应有尽有。

虽然，它的外部是那樣的陈旧，可内部装修却完全是现代化的。大理石的台阶，全自动的玻璃门，松软的红色地毯，闪烁的霓虹灯光……歌厅里，移动的舞臺，把性感并且艳丽的歌星，缓缓地推到观众席间……疯狂的人群，

拼命地颤抖着全身，跺地、吼叫，舞动双臂……

音乐伴随着喧闹，绿酒映照着重灯……这是一个娱乐的世界。

然而，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牛津俱乐部的著名。这里，最为吸引游客的，是数百台电子联网博彩机。

电子博彩机，中国人习惯称其为“角子机”或曰“老虎机”，是一种极普通的赌博游戏。老式的老虎机是机械的，靠手扳动。而新式的呢；是电子的，只须一个手指轻轻一按，就足够了。老虎机也具备时代的特色。

老虎机的种类极多，一般为单机和联机两种。单机是一种独立运行的博彩机，彩金不算高，但玩起来小奖不断。联机则是数台、数十台机器相联，由一个电脑系统控制出奖。这类机器彩金从一个基数起，不断向上积累，数百元，数千元，数万元，最高可达十万元。一般初玩的喜欢打单机，而上了点儿赌瘾的人则喜欢打联机。这和抽上大烟的人再去吸香烟一样，他会觉得没劲，不过瘾。牛津俱乐部兼备了这两种机器，而且是一水儿的新式电子老虎机。

当然，拿牛津俱乐部的老虎机去和美国的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相比较，那是小巫见大巫。就是和澳大利亚境内布里斯本、阿德来得和佩斯的几个赌场相比，也显见其微不足道。但是，牛津俱乐部立足于华人社区，以中国人为其主要顾客，这在俱乐部多如牛毛的澳大利亚，可谓一枝独秀。

牛津俱乐部的老板小皮特，是六十年代从英国移民

来的。他的父亲是个传教士，曾在中国的华北一带活动了二十多年。皮特大约就是当年他父亲在中国传教时的额外产物。他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大概是基督教与共产党无缘分吧，四十年代末，当一个新的政府在中国建立起来时，老皮特携全家跑到香港，一住就是十年。后来，他看出来了，再没希望重返大陆。于是，带着全家，回到阔别多年的英格兰，旋即移民澳大利亚。

小皮特和老皮特不同。老皮特据说是为着一个“信仰”来到中国的，他是打算把上帝的福音传授给中国人。他始终认为，“中国人呀，受苦受难的一群”。

而小皮特呢，他可没有什么要传授给中国人的。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他妈的要不是长着一张白脸儿，八成比中国人还惨”。

他能讲一口道地的天津话。也正是这张白脸和这口正宗的天津话，使他从来没忘记从中国人那里学点儿什么。

“中国人勤劳刻苦，会做生意能赚钱；中国人互相敌视，落井下石；中国人跑单帮，各自为政；中国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中国人会吃，会玩，还特别地会赌：推牌九，打麻将，二十一点，大轮盘，赌马，赌狗，六合彩，还得加上个老虎机。凡此种种，中国人没有不会的。中国人的赌瘾，堪称世界之最！”

皮特最看不上澳大利亚人。

“晚间十点一过，你看他们，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瞧人

家中国人，个个儿都是夜猫子。午夜十二点，才去吃晚饭。”

他永远忘不了香港，“那可是个不夜城。悉尼可好，大白天都那么死气沉沉的，没劲！”他看到了中国人的活动特点。于是，他决定办一个适合中国人的俱乐部。目的，当然是赚钱。“赔本儿的买卖谁干呀！”

钱，是向老皮特借的。老皮特有钱，大款。

谁知道是哪儿来的呢？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赔款的时候，中国人不是给了八国联军一大笔钱吗，其中也有英国人的份儿。

“这笔钱，八成儿是从中国人那儿来的。”皮特一直怀疑自己的祖辈参加过英法联军或是八国联军，进过北京，烧过圆明园。

“要不然，他们，老皮特，从谁手里接受的这么多遗产？”

他很钦佩自己：

“靠动脑子，靠对中国人的研究，啊！靠向老皮特借钱（先不管这笔钱是谁的），啊！靠做中国人的生意去赚钱。而不是像八国联军那样，公然地去掠夺。英国人的绅士风度都哪儿去了！”

牛津俱乐部开张的时候，皮特在所有中文报刊上连续刊登了三天广告。他希望全体中国人都知道这里——乔治大街的尽东头儿，有一家专为中国人开设的娱乐场所。营业时间，是从上午九时至次日凌晨四时。皮特的意思是，“让全悉尼的中国人，在一天的时间里，不论什么时

候，只要想玩儿，就有地方去。”

据说，为了争取到这个营业时间，皮特曾不厌其烦地向政府有关部门陈述中国人有夜生活的习惯。并且，还十分郑重其事地，把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与政府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等政策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一些民族社区听说这件事后，差点儿没把他拉去竞选市议会议员。

牛津俱乐部几乎凝聚了皮特的全部心血。在他的血管里，尽管满流的是英格兰人的血液，可是，在他那秃得发亮的宽大脑门儿上，却能时不时地闪烁着中国式的智慧之光。他深知“宾至如归”的含意。为了这个，牛津俱乐部里，全部是中国式的装修。“发财”、“走运”、“福”、“喜”一类的字眼儿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工作人员，一律地雇佣东方人。先生们头顶瓜皮帽，小姐们身穿旗袍，开气儿^①恨不得开到她们的夹肢窝^②。皮特觉得，这才透着性感、新潮，因而也就具有了无限的魅力。当然了，他也雇佣洋人。洋人只坐在办公室里搞管理和财务。不管怎么说吧，一走进牛津俱乐部，真好比置身于另外一个国度——中国。

皮特的经营方针是来者不拒。“摆什么谱呢，谁愿意来就来吧。”他时常想起开张广告上的一句话：

“亲爱的中国朋友，牛津俱乐部将永远张开它的大门，去拥抱你们。”

① 开气儿，旗袍两侧的开襟。

② 夹肢窝，腋下。夹，音 gā。

后来，他的一位中国朋友问他，“张开大门干嘛？吃人吗？应该是‘张开她的双臂’。”他觉得是有点儿用词不当。不过，这倒很合他的心意，“张开大门让他们进来，进来还能不花钱吗？吃钱和吃人，嗯！区别不大嘛。”

牛津俱乐部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几年的时间，这座大楼的所有人已经是皮特了。

现如今，中国人日益地增加。商业投资，移民定居，已不在话下。雇主提名，结婚同居，也早就花样翻新。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又如同“洪水猛兽”般地涌入，中国人就更显见其多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得多少个诸葛亮呀。有烟火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城市的地方就有中国城。皮特看出了这个情势，变着法儿地拓展生意。

牛津俱乐部成了中国人的一个聚集点儿。凡是到悉尼来的中国人，不论是移民定居的，还是旅游探亲的；不论是大陆来的，还是港澳台、东南亚来的，只要是中国人，早晚地，都得来这儿报个到。牛津俱乐部的生意，更是今非昔比。

中国人非常喜欢往一块儿凑。不凑在一起就不够热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人之间，毕竟地共同拥有着一个相类似的东西。他们都来自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几千年封建统治，有着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传统的古老的大民族。尽管秦皇汉武已经成为历史，盛唐时代、大清帝国也已不复存在，可是，他们的子民却不断地繁衍发展，抱着他们古老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

地相传下去。不论他们漂到什么地方，都毫无疑问地仍然是中国人。

从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从小就接受着另一种文化教育，过的是另一种政治和文化生活。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度。然而，当他们来到外国，接触到海外华人之后，却很快地溶解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去了。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本性是代代相袭，永无改变的。正是这个因素，有中国人的地方，大约也少不了中国留学生。牛津俱乐部自然也是他们的极好去处。

中国留学生是不大容易分类的。这需要像皮特那样，进行一番潜心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不过，到牛津俱乐部去的中国留学生却十分容易划分。这，从他们所奔向的场所，便可一目了然。去舞场的，自然是要听歌跳舞；到餐厅的唯有去吃饭饮茶。这里所要着重分析的，是专打老虎机的一类。有人说：

“中国人，不，中国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老虎机呢？”

这话不错。不过，“打过老虎机”的和“专打老虎机”的，是绝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打过老虎机的人，在某种情形下可以是一个“赌客”，而专打老虎机的人，就不仅是“赌客”，同时还是个“赌徒”。

打老虎机的人，是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形，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和档次的。

对有的人来说，这是其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其生命的一部分。人活着为的什么呢？总得有点儿追求吧，追

求什么不是追呢。打老虎机，当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追求呢。既然是追求，就有可能倾半生甚至一生之精力……因此，这类人，不吃，不喝，不睡，甚而至于不要女人可以，不赌不行！

也有一些人，不吃，不喝，不睡，不要女人，那不行；不赌，也不可以。他倒不一定有什么追求，但他一定是非常地热爱生活。生活是什么呢？不就是吃喝玩乐吗！要生活得美好，自然要使生活丰富多彩。因而，必得去赌，二者兼而顾之。

另有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叫作“追求”，也不大明白什么才是“生活”。反正他来了。也许是一时高兴，还可能想撞撞运气。那么多人都在赌，必定是有点儿意思。试试吧，反正是随大溜儿，及时行乐。输了呢，哈哈一笑，“破财免灾”嘛。赢了呢，“财运亨通”呀。无聊，没趣，而精力旺盛，吃饱了肚子没事干，光和女人在一起也会感到厌倦的，何况，身边还许没有女人呢。那就走吧，赌一遭去，何必呆在家里，兴许就闲出点儿问题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倒不如俱乐部里转一圈儿去。

……

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是不是赌徒，只要你一登上赌场，大约都会怀着同样的心理——赢钱。

对于赢钱，不同的人抱着不同程度的期望。有的人，下十块钱赌注，想赚回一二百块钱来。也有的人下一块钱赌注，想拿回一万、两万块钱。更有的人想赢十万、一百万。不同程度的期望，又造就了形形色色的赌徒，和

各式各样的赌博方法。赌场里的名堂多了去啦，实在是很难具体划分。分析得越细，看得越清楚。到最后，也许又全部地划归到一类里去。这可能会引起误会甚至争论。因为，赌徒们是按着等级和档次来往的。中过大奖或手里有点儿钱的“豪赌者”，是不大情愿与没中过大奖且手头窘迫的“小打小闹者”相提并论的。即使撞了个满怀而不得不互相道个不是，豪赌者也往往是居高临下地，摆出绅士风度来：

“别尽惦着一等奖，看着点儿人，啊！”

不过，十分戏剧性地是，赌客们的身份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经常地会出现一些由于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因而“阶级成份”得到自行改变的情况。有时候，这种变化在一天内就会发生几次。一般的规律是：从小赌到中赌至豪赌，再由豪赌而小赌。这要根据赌者中奖情况而定。中了大奖而仍然小赌着，心里面不够平衡，面子上也不大舒服，赌注便由小而中而大……因豪赌而输到捉襟见肘的时候，手头没钱，不得不屈尊小赌一番，面子上难过点儿，可心里面合适一些。这样一来，赌客们互相之间身份的差距缩短了，最终成为赌友，颇显得一些民主的气氛。

中国留学生的打老虎机是有一些特色的。不像那些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他们了解老虎机，认识赌博，所以，行动起来绝乱不了阵脚：或时常地小赌着，或偶尔地下点力气，但绝不会为了赌而倾家荡产。钱，在他们的手里是极有份量的，宁肯多存上几个钱在银行账户里，也

绝不会多扔一个子儿到老虎机里。中国留学生则不同。他们也爱钱，也需要钱，可就是从来也没有过钱。打老虎机，赌博，这在中国是非法行为。来到澳大利亚，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这是自由世界，民主国家”，他们有点身不由己。因而，凡是社会上存在的活动，也就自由地参加了进去。打老虎机只是其中一例。

澳洲人器重钱是有理由的，买房子置产业，养老送终，哪一项不得钱呢？中国留学生可不同，有钱又怎么样？今天在澳大利亚，明天不一定又上哪去了呢。太平洋岛国、南美诸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甚至非洲大陆，不是很多留学生已经去了吗？再不然，像街头上偶尔出现的不大客气的标语说的那样，“滚回中国去”，也未可知。于是这么一想，也就罢了。打打老虎机吧，好玩，过瘾，还有机会赚大钱。真赢了大钱呢，也就没人说你怪话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输了呢，活该！就算白打一年工又怎么样。本来就身无分文，这叫“皈依自然”，自嘲、自讽、自娱、自乐。不是说“自由”吗，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玩个痛快。阿Q要是活在今天，该庆幸自己桃李满天下，同时也该惋惜没有碰到今天的自由。可不是吗，想加入革命党都不可以，要和女人睡觉也成为罪过……要是当初，也有着今天的自由，他恐怕也不会成为“精神胜利”者了。